

“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中符号价值分析

■文/马 兢

国产动画电影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百年间国产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可谓是一升降跌宕。《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的辉煌过后,国产动画电影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直到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上映才迎来国产动画电影的拐点。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再一次点燃了大众对国产动画电影的热情,以49亿元票房神话重构了动画电影的产业坐标系;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后一路高歌猛进,以王者之姿树立了动画电影的产业里程碑。“哪吒”系列动画电影的傲人成绩有故事内核与精彩视觉强强组合的因素,更离不开动画电影符号中潜藏的巨大价值。

丰神绰约的形象符号

提及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人物哪吒,可以说“每一代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哪吒”,耳熟能详的歌曲“扎个冲天髻,光着俩小脚丫,踩着俩风火轮,乾坤圈手中拿……”瞬间萦绕耳边,哪吒的形象也即刻显现在眼前。大众对哪吒的形象有着基础且一致的认知,而“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却在哪吒形象设计上选择了“烟熏妆、吊梢眼、鲨鱼牙”的组合,将一个丑萌的哪吒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

动画电影中的哪吒形象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代表性,形象符号价值的直观性源于视觉上的冲击力,能够带给观众较强的记忆点;形象符号价值的代表性则源于对人物性格的展示,能够加深观众的印象。正是因为这种不拘一格的创新性形象设计,才使得哪吒的形象丰神绰约,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独特怪诞、丰满立体的哪吒,同时也透过形象表面看到了哪吒的性格,有效增强了动画电影的叙事张力,也更容易将观众引入哪吒的世界。

蕴藉隽永的文化符号

一直以来,国产动画电影都始终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主阵营。“哪吒”系列动画电影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现

代化重构,含蓄而不直露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动画电影中许多文化内涵更是意味绵长,唤醒了观众心中的文化基因。

对经典神话故事的再创作。影片中保留了哪吒降世、哪吒闹海叙事主线,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对经典情节进行解构,让大众在传统故事的基础上看到了一个新文化故事,打破了观众对传统神话故事的刻板印象,赋予传统文化符号以新的文化价值。展现传统的道家文化内涵。不论是“魔丸”与“灵珠”阴阳的对立与共生,还是源于道教“承负”思想的天劫设定,亦或是太乙真人“无量度人”“无为”的思想境界,都营造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借视觉元素献上一场文化盛宴。《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生辰宴上饮酒器觥和乐器饒源于古代文物,《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玉虚宫、七彩宝莲天元晶原型也都包含着文物巧思,两部电影中的结果兽更是脱胎于三星堆网红文物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以及青铜大面具。

饱满丰沛的情感符号

在动画电影中,人物性格的塑造与故事情节的推动都需要情感符号的支撑,同时动画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商品具有一定的符号价值,其中情感符号价值是带动动画电影消费的一大关键因素。“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中的情感符号饱满丰沛,情感具有层次性且充满情感张力的叙事为大众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因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情感消费热潮。

从母爱情感符号出发,《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殷夫人对哪吒的陪伴、信任与理解成为了照进哪吒天命深渊里的一束光,让哪吒有了对抗天命的底气和勇气;《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殷夫人将浑身是刺的哪吒拥入怀中,在一位母亲眼中没有魔仙只有孩儿,引得无数人动情挥泪。从父爱情感符号出发,李靖与哪吒的父子关系得到了创新性和多元化

的呈现,不再是剑拔弩张的对立面,李靖从一个权威压制的角色转向了陪伴者,让世人感受到了这份沉重却伟大的父爱;龙王敖光与敖丙在父企期望坍塌后重建,允许孩子没有按照父辈的期望成长、允许孩子长成他本该长成的样子,引发观众思考现代亲子关系;申正道与申公豹的父子情复杂又隐晦,申正道虽然将家族荣耀强加于申公豹,但也在与阐教冲突时为了避免影响儿子而自断一臂并鞠躬示敬,这与如今看似严厉无比实则牺牲巨大的父爱一般令人动容。

超尘拔俗的精神符号

动画电影中的英雄往往被年轻一代视作是学习的榜样和精神寄托,“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中不论是哪吒本身还是哪吒的精神已经成为了一种超尘拔俗的精神符号,让大众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感受到了精神共振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鼓舞着哪吒逆天改命,同时也激励着现实大众一往无前。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面对世俗无差别的偏见,哪吒没有接受命运的不公和安排,而是凭借着强大的反叛精神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若命运不公,那就和它斗到底”“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对自我身份的探索 and 认同,不仅让哪吒找到了自我价值所在,也成为当代大众重新审视与寻找自我的精神力量。《哪吒之魔童闹海》中走向修仙之路的“魔童”不孚众望大获成功,却能够在发现真相的一刻勇于与代表着权成的无量仙尊对抗,在这个过程中哪吒实现了从世俗意义上的成仙到精神层面羽化登仙的跨越,成为真正具有价值的精神符号。

“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借助形象符号、文化符号、情感符号和精神符号,不仅在国内实现了广泛传播,更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动画电影产业。当哪吒成为一种新的动画符号的同时,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也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一个符号,希望这种符号价值能够得以传承、延续。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谈电影《功夫熊猫4》的色彩隐喻

■文/石海彬

电影是隐喻的艺术。色彩是电影实现其隐喻价值的主要手段之一。色彩在动画电影中不仅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体验,更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情感价值。《功夫熊猫4》通过精心设计的黑色、黄色、绿色、蓝色等色彩运用,不仅提升了电影的视觉美感,深化了影片的主题表达,使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和情感价值,将色彩的隐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黑色隐喻黑暗

黑色这一颜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中,往往承载着丰富而复杂的象征意义。在西方文化中,它通常与夜晚、未知的领域以及恐惧的情感紧密相连。黑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它还隐喻着黑暗、邪恶以及死亡的概念。在电影《功夫熊猫4》中,黑色被广泛地运用于画面之中,很多时候,黑色甚至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这种色彩的运用与电影故事情节和主题表现有着密切的关联。电影通过黑色的视觉效果,传达出一种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困难中寻找希望,以及从失落中寻找勇气的主题思想。黑色的运用恰到好处地发挥了色彩的隐喻功能,它在无声之中表现了现实的黑暗面,以及人们在面对困难和失落情绪时的心境。在影片的关键战斗场景中,黑色的背景不仅增加了紧张感和压迫感,还象征着主角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内心的挣扎。此外,黑色也用于描绘反派角色的服饰和场景,进一步强化了其邪恶和威胁的形象。通过这种对比,电影不仅突出了正邪之间的冲突,还深化了观众对主角成长历程的理解。黑色的隐喻不仅局限于视觉层面,更在情感和象征层面为影片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二、黄色隐喻光明

黄色通常与阳光、温暖和快乐相关联,它隐喻着光明、希望和活力。在西

方文化中,黄色是快乐和乐观的象征,黄色常常与春天和新生联系在一起。《功夫熊猫4》在大量黑色画面中对比使用了黄色,恰恰隐喻了黑暗中的一丝光明,困难中的一丝希望,失落中的一丝勇气。电影末尾法杖散发的黄色光芒占据整个画面隐喻了胜利和光明。这种色彩的巧妙运用,不仅在视觉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在情感上给予了观众极大的慰藉。黄色光芒的出现,象征着主角历经磨难后的蜕变与成长,也预示着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美好结局。电影通过黄色的象征意义,成功地将观众的情绪从压抑的黑暗中引向充满希望的光明,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积极向上的主题。此外,黄色在电影中的多次出现,也巧妙地呼应了影片开头所埋下的伏笔,使得整个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和完整。

三、绿色隐喻和平

绿色是自然的颜色,通常与植物、树木和草地相关联。它隐喻着和平、生机和恢复。电影《功夫熊猫4》在表现快乐和平静的情绪时运用了大量的绿色,发挥了绿色的隐喻功能。法杖是绿色的,师傅的袈裟是绿色的,熊猫和平谷坐落“心如止水”时山峰是绿色的,电影末尾战胜敌人后画面是绿色的,师傅在最后坐定时地面时绿色的,绿色隐喻了和平、生机和恢复。在这些场景中,绿色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点缀,更是情感上的引导。每当主角面临内心的挣扎或外部冲突时,绿色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一种宁静与和解的氛围。例如,在师傅教导熊猫如何平心静气时,周围的绿色环境仿佛在无声地传递着平和的力量。此外,绿色还与电影中的自然元素紧密结合,如流水、竹林等,进一步强化了其象征意义。电影通过这种色彩的巧妙运用,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和平的美好,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最终,当绿色铺满整个画

面时,观众仿佛也能感受到那份内心的平静与释然。

四、蓝色隐喻平静

蓝色常常与广阔的天空和深邃的海洋紧密相连,它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是宁静、稳定以及信任。在西方文化中,蓝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它更代表了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与放松,经常被电影用来传达一种安宁与宁静的情感。蓝色的色彩能够轻松地唤起人们对宁静海洋和晴朗天空的联想,它代表着心灵的平和与宁静。在电影《功夫熊猫4》中,蓝色的隐喻功能得到了巧妙而深入的运用,影片中许多场景采用了淡雅的蓝色调,这不仅遵循了色彩透视的基本原则,还巧妙地隐喻了人物内心的平静与安宁。直至影片的结尾部分,蓝色的纯度达到了顶峰,为观众带来了心灵的释怀与平静,仿佛在告诉人们,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最终都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和谐。通过这些细节的处理,电影《功夫熊猫4》成功地将蓝色这一色彩元素转化为一种情感符号,使观众在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角色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平和。这种色彩的运用,不仅提升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引导观众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

通过《功夫熊猫4》中色彩的巧妙运用,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影片视觉上的美感,更能在心理层面获得深刻的共鸣。黑色、黄色、绿色和蓝色的隐喻,交织成一幅丰富多彩的情感画卷,使影片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递出深刻的哲理。这种色彩语言的运用,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表现手法,也提升了观众的观影体验。影片最终传达的,是对内心平静与和谐的追求,激励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勇气和力量。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25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研究一般项目:“美育+”育人体系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构建与实践研究(2025YB0149)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我国电影中听觉元素的叙事建构

■文/苟 莺

从电影发展史上来看,“视觉性”无疑是电影的“第一性”,与之相对的,听觉元素是电影艺术体系中的“后来者”,只被视为电影艺术体系中的辅助手段。然而,随着电影艺术的进步,电影已然从“视觉艺术”进阶为一体化的“视听艺术”,从对白到音乐,再到音效,声音在电影叙事中的作用愈发重要。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声音设计上也实现了创新和突破,我们看到,听觉元素不仅增强了影片的表现力,还在叙事层面承担了更复杂的功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情节、营造氛围,增强观众的观影沉浸感的重要艺术手段,此外,听觉元素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把握电影的叙事节奏、打造和拓展电影的叙事空间、引领和转换电影的叙事角度、强化和升华电影的叙事主题等更为复杂的电影叙事之中。

1、对白中的叙事。对白包括角色间的对话、独白和旁白,被视为电影中最直接的声音叙事载体,不仅能直接传递剧情信息,还能揭示人物性格、社会背景和情感冲突。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对白设计呈现出更为真实、自然且多元的特点,对白不仅“表意”,更能承载人物、勾勒地域、实现“传情”的艺术功能。其中,方言对白是重要的艺术选择。如《爱情神话》(邵艺辉,2021),这部以沪语对白为主的电影在现代都市的叙事空间中大胆地抛弃了最具普遍性的普通话对白,选用上海话建构角色的语言体系,一方面将这个泛泛的都市空间框定在“上海”这个具体的城市中,另一方面,也将“上海”这个地域所代表的现代都市的现代性和先锋性延伸和反哺到电影内部的叙事空间中,为电影中“新派”的爱情观、人生观培育土壤,使这个“神话”切实落地。《脐带》(乔思雪,2022)则是一个相反的典型,片中的人物对白采用蒙古语,同时强调了影片中草原的地域属性以及人物的少数民族身份烙印。在蒙古族

的语调中,影片中儿子和母亲总是呈现出喃喃低语的温情之感,在极为克制的对白表达中,母与子之间形成的反哺式“脐带”关系如丝如线,贯穿于电影始终,年轻的生命与苍老生命承继往复,在辽远的草原上谱写出一曲悠长的蒙古长调。近年来,“新世代”语言被电影引入到对白中,也是对白的一大当代特色,其中包括网络流行语、“热梗”“行业黑话”等。《年会不能停!》(董润年,2023)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电影将互联网大厂的行业术语从从业者的小圈层中解放出来,放在大众化的电影中让观众加以理解和审视,“对齐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闭环”等“黑话”一再出现,不仅强化了电影的“大厂背景”,拉近了以“打工人”为标签的年轻观众的距离,更是通过对白建构了电影讽刺喜剧的风格,也揭示了当代都市年轻人面临的职场困境,为当代的电影引入了新的社会议题。

2、音乐中的叙事。电影音乐一般包括歌曲和配乐两种,是电影中渲染情绪、强化氛围、表达主题的重要艺术手段,电影音乐的旋律、歌词、节奏、编曲等都能成为电影叙事的推动力。近年来,中国电影中的音乐更为多元化和立体化,更加丰富的音乐类型和音乐元素参与到电影的叙事和表达中。成为电影强化情感、暗示剧情走向的“隐形推手”。《满江红》(张艺谋,2023)可以说是近年来在电影音乐的运用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作为一部以“家国大义”为核心主题的电影,导演选取了颇具民族性的豫剧作为电影配乐的“主轴”,高亢的人声和激昂的打击乐传达出一种民族性的呐喊,将影片的家国大义寓于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创作者对戏曲进行了摇滚改编,作为联结叙事段落的固定配乐,这一音乐一再重复,其戏剧化的鼓点与摇滚节奏叠加,与人物的动线相伴,呼应着剧情中“破案”线的叙事节奏,强化了影片“抽丝剥茧”的叙事紧张感。而之

充分发挥电影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文/杜 刚

值。一方面,开设专门的电影音乐鉴赏课程。在高校音乐教育课程体系中,增设独立的电影音乐鉴赏课,系统介绍电影音乐的发展历程、艺术特点、创作手法以及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通过深入分析经典电影音乐作品,提升音乐感知能力。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的《马路天使》中,教师可以通过分析该片的配乐风格来探讨当时中国电影音乐的特点;到了70年代,《小城之春》等影片展现出电影音乐在叙事和情感表达中的独特功能;进入90年代后,《卧虎藏龙》《英雄》等武侠电影不仅成功融合了传统民乐与西方管弦乐,还运用电子合成器为影片增添神秘感;新世纪之后,诸如《无极》《大鱼海棠》等影片则更多采用民族乐器和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彰显中国电影音乐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将电影音乐融入其他音乐课程。在乐理、和声、作曲等基础课程中,适时引入电影音乐的案例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例如,在学习乐理时,播放《卧虎藏龙》中李安导演和谭盾合作创作的音乐片段,让学生理解如何将传统五声音阶和西方交响乐元素结合起来。

完善资源建设,提供电影音乐融入保障

在高校音乐教育中融入电影音乐,是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而完善相关教学资源建设是确保融合能够顺利、有效实施的关键。一方面,建立电影音乐资料库。成立专门的素材收集小组,投入资金收集各类电影音乐作品、乐谱、书籍和研究文献等,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并根据电影音乐的类型、地域、时期等要素进行分类整理,为音乐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开发校本教材和教学辅助资料。邀请电影音乐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教师以及一线作曲家共同参与,编写适合本

所以说《满江红》的电影音乐具有代表性,也因为配乐之外,电影中出现的《樱桃曲》也非常典型。义士群刺杀秦桧,复诵《满江红》是电影的主线,主线之外张大和瑶琴的爱情则是一条立足于小人物情感的重要副线,而《樱桃曲》就是两人爱情线的“主题曲”,在爱国大义之下,普通人也有缱绻温柔的小情小爱,但“何日归家洗客袍”唱出的,是对遥遥无期的愿景虚空的盼望和真实的无奈,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历史现实中,面对“风又飘飘,雨又潇潇”黑暗,个人的情爱往往要让位于大义。可以说,《满江红》的音乐参与了这个“个人—家国”复调叙事的建构。

3、音效中的叙事。音效分为环境音和动作音,是电影听觉元素中最为细微,却能在不经意间建构故事空间,增强真实感,强化环境的重要听觉类型。近年来,音效在电影叙事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更出现了从音效入手,为影片注入创造性艺术表达的作品,《好东西》(邵艺辉,2024)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影片中邻居小梅作为一个“音乐人”,对日常声音进行“采样”是她的工作,当她把作为单亲妈妈的铁梅生活中的声音片段录下来,再播放给铁梅的女儿听时,这些脱离了生活场景的音效“听众”得到了不一样的解读——热油沸腾声成为了“下暴雨”,吸尘器的声音成了“龙卷风”,抖衣服可以被听成“打雷”……创作者似乎通过音效完成了一场叙事的“罗生门”,母亲的日常生活创作者手中变为一个“宇宙”,对“单亲妈妈”“家庭主妇”,甚至“女性”的刻板印象也在音效叙事中瓦解。这种在母女间处转化的叙事角度,从细微处发散的创作视野,十分令人动容。

当然,电影听觉元素的出现和表达并不是单一而分立的,多种元素可以通过多层次的组合,构建出丰富的叙事空间。它们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情感和氛围的塑造者,从对白的表意,到音乐的抒情,再到音效的真实感,声音在电影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使影像叙事更加立体、动人。

(作者单位:四川传媒学院表演学院)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

广告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 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